

長相憶

師友回眸

杜漸 著



書中所憶，多與香港七、八十年代文化人關係極大。
雖則已事過境遷，今天讀來，還是趣味極濃。

——小思

長相憶

師友回眸

杜漸
著



責任編輯 張煒軒
書籍設計 陳嬋君

書名 長相憶：師友回眸

著者 杜漸

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四九九號北角工業大廈二十樓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20/F.,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

499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三字樓

印刷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十四字樓

版次 二〇一五年四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特十六開（152×228 mm）四〇〇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3685-7

© 2015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長
相
憶

目錄

序一：讀《長相憶》

小思
001

序二：為人作嫁衣的樂趣——文健兄的編輯生涯

古蒼梧
003

師友書情

沙漠裡默默耕耘的拓荒者——憶侶倫先生

008

俯仰之間已成陳迹——憶老攝影家陳迹

026

春雨潤物細無聲——憶吳其敏先生

041

香港文化教父「羅斯福」——記羅孚先生

057

良師益友說唐人——憶嚴慶澍先生

070

范公，我想你了！	088
寫科幻小說《陸沉》的大人物——憶安子介先生	096
中國大百科全書之父——憶姜椿芳先生	103
一生獻給英烈傳的翻譯家——記我的書痴信友李俚民	115
永遠的「好兵帥克」——憶蕭乾先生	139
一個謙和真誠的老作家——我和徐訏先生的一段交往	157
懷念好友林年同和黃繼持	165
懷念好友馬國權	179
也曾風雨同舟——憶秦牧	193
理想主義者的痛苦——憶黃秋耘先生	215
永遠的雲姐姐——記黃慶雲大姐	237
拜訪錢鍾書、楊絳兩位大師	247
鬼馬尤加多——文豪舒巷城	259
如兄如弟——如師如友——憶藍真先生	276

回眸歷史

- 秘密大營救的兩個英雄俠士——記梅州大俠廖安祥和光頭大俠潘柱
冷眼熱腸觀世界——暮雲香海說奇人——讀《黃冷觀先生紀念冊》…… 296
- 碧血黃花說冷殘——記我的外祖父潘達微
毀譽參半的陳景華——記我母親的乾爹陳陸達
…… 324
- …… 380

序一：讀《長相憶》

小思

很早就知道杜漸是書痴、是認真之極的好編輯、是科幻小品小說作家、是翻譯家，當然更愛讀他主持的《讀者良友》、《開卷》及《讀者良友文庫》。自他到了多倫多，閒來讀書，專誠繪畫，我便少見他的博才文字了。他避地加拿大，我曾到他家探訪，進他書齋看藏書，賞畫品茶，乃信王維《桃源行》云「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之真切不虛，杜漸兄，擺脫人間曾嗜之苦，深得「當時只記入山深，青溪幾曲到雲林」之樂了。

可是，幾次他回港見面，閒話人生經歷之際，我總覺他心頭有隱隱的結未解，也有許多文壇故事，值得一記。我多事，不止一次出言相勸，請他抽些時間，趁記憶力還屬於自己的，動筆寫下來。以他的家世、經歷，雖不至用什麼春秋之筆，也必具可讀可感的力量。

不覺經年，他果然寫成兩本大書。剛讀完他的《歲月黃花——三代人的求索》，那不單是杜漸的個人進入香港文化界的前傳，更是三代人的愛國悲涼故事，讀得我膽戰心驚，幾度掩卷淒然。一個硬骨頭知識青年如斯愛國，卻有如斯遭遇，實在值得深思反省。這也是我用上「避地」一詞，而不用「移民」來描述他離開香港的原因。另一本《長相憶》，則是杜漸歷盡艱辛苦楚才回到香港，進入文化界，發展一番事業的後傳，書中所憶，多與香港七、八十年代文化人關係極大。

《長相憶》應與《歲月黃花》第六部分（從零開始（一九七一——一九九一））連起來讀。不過，此書更仔細描繪了個別香港文化人的個性行事，而讓人物很立體活現讀者眼前。杜漸寫人，總很不避嫌把自己的觀點、感受，都全混在筆下，毫不掩飾他的愛憎。也許，正是他這種愛憎分明態度，甚至近乎打抱不平的處人處事方法，令被寫的人物優劣清晰可見，而他自己的個性也十分突顯。

由於他進身文化圈，編過書刊，認識文化人多，故寫來自有些「內幕」故事，雖則已事過境遷，今天讀來，還是趣味極濃，又見許多文壇恩怨。我最感興趣的是不見於文獻的「內幕」——不是「八卦」，而是可助某些定點研究。例如〈沙漠裡默默耕耘的拓荒者〉一文透露了侶倫的《窮巷》出版，原來如此一波三折。又知道初步書店負責人胡鐵鳴（胡鋒）的遭遇。〈良師益友說唐人〉則揭出葉靈鳳所藏李察·褒頓英譯《一千零一夜》限定本，是杜漸以銀行僅餘存款一千六百元買下，成了自己鎮齋之寶，遂讓我得知此藏書下落。還有無數編輯出版各書刊的經過，一些作家所用鮮為人知的筆名、一些文化機構的人事矛盾等等，都補足了許多文壇資料。

至於上一輩文化人如黃冷觀、廖安祥、潘靜安、黃慶雲、黃秋耘、秦牧均因父母關係直接或輾轉認識，也非泛泛而談，讀來親切。

書中人物，各具風格，當文史閒話也好，當文壇碎片亦佳，善讀者冷眼熱腸，領悟自多。

序二：為人作嫁衣的樂趣——文健兄的編輯生涯

古蒼梧

最近讀文健兄兩本自傳著作。一本是全傳，細說從頭，我雖知道他家聲顯赫，三代革命，卻從未聞其前半生雲翻雨覆、驚心動魄的事蹟。我們訂交近四十年，他比我年長十歲，對我呵護有加，故我平時呼他為「大佬」，甘作「小弟」。數十年來，親如兄弟，傳中之事卻甚少聽他提起。我佩服他沉着應變的本領，驚濤駭浪，只當風過平湖，偶生漣漪。倒是我讀他的全傳，卻似舊傷新痛，有一種回看此生堪驚之感。

第二本即本書，是他全傳的延伸。用一組特寫鏡頭，掃描他回港後的編輯生涯：所編的書刊，共事的同行，所遇的作者，所訪的名家。《大公報》、《新晚報》、《良夜》、《開卷》、《讀者良友》……都是大家常讀的報刊；羅孚、唐人、陳凡、陳迹、藍真、范用、董秀玉……都是我們熟悉的名編；錢鍾書、楊絳、蕭乾、秦牧、黃秋耘、黃慶雲、安子介、徐訏、舒巷城、林年同、黃繼持……全是海內外知名的作家、學者。最難得的是：他用「閃回」的手法，編輯的角度，去重塑他外公潘達微革命者以外的另一些身份：攝影家、畫家、藝術活動家，使我們了解到清末民初藝術界一些未見於文獻的情況。

文健兄是性情中人，歷盡滄桑而不變。他首先是一個文人，然後才當了編輯。跟一些專業編輯不同，在業務上，他重視的是作家和作品，而不是地盤和公關；他對作家的觀點和立場，有足夠的包容，但對政治教條和上司意見卻不會盲從。他的自信和堅持，保證了他所編書刊的質量，也使他和一些同行有不少磨擦。他是一個「文人編輯」，有自己的個性和固執。在他忍無可忍的時候，他就會爆發其「牛精」性格，「劈砲」外另起爐灶。

文健兄自稱「書痴」，一生所愛是好書，在最窮困的時候，也節衣縮食買書。像前輩范用先生那樣，辦一本提倡「讀書無禁區」的讀書雜誌，也是他的夢想。他自資辦《開卷》，使自己夢想成真。可惜，儘管反應不俗，經營環境卻令他好夢難長，但也堅持了兩三年。主編《讀者良友》算是一段頗長的續夢。那些年，我成了他的作者和特約記者。看見他鼓足幹勁，樂在其中，十分為他高興，也發動朋友，大力支持。他對作者的態度，一貫是看作品不看名位。他主編的《讀者良友文庫》，國內名家如蕭乾，本港作者：長我一輩的黃繼持、我自己及後我一輩的陳輝揚，都在他的叢書系列之中。那時陳輝揚才二十出頭，剛大學畢業。

《讀者良友》和叢書正如日方中，氣勢如虹，香港三聯書店卻有重大的人事和計劃變動。文健也落得「夢斷城中」，從此失去了推介好書好作家的樂趣。但他愛書如故，退休後又重拾畫畫的愛好，繼承他外公的家學。遙祝他在太平洋的彼岸，好夢綿綿……

師友書情

沙漠裡默默耕耘的拓荒者

憶侶倫先生

侶倫這個名字，我很早就認識的。記得是在四十年代末，我那時還是個讀番書的中學生，一天從學校回家，在母親的枕頭旁，發現一本黑色封面的書《永久之歌》，記得那時母親經常看的是望雲的小說，我發現這本黑皮書跟望雲的小說不同，出於好奇，就拿來細讀，立即就被作者細膩的文筆和深沉的感情吸引住，放不下來了。

母親見我喜歡看這本書，就對我說：「你喜歡逛書店，給我把這個作家的書全找回來，我很喜歡看這種小說。」

我感到奇怪，母親平日喜歡看望雲的小說，常要我在書報攤發現望雲的小說就給她買回來，為什麼現在突然會換了口味，看這樣的文藝小說呢？我到書店去給她買回來另一本這位作家寫的書《無盡的愛》。母親看完後曾對我說：「這個作家的小說寫得很感動人，我看得都流了眼淚。」於是我也跟着



侶倫，攝於1983年

閱讀，結果日本侵略者佔領香港時的生活，一幕幕像放電影一樣展開在我眼前，我也為書中亞莉安娜的悲慘遭遇流了眼淚。

這兩本書在我心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它們是戰後描寫香港淪陷生活的最早的作品，故而成了當時最暢銷的小說。香港人在戰後，幾經劫難，九死一生，苦難生活記憶猶新，自然愛讀這樣的產品了。

七十年代我在《新晚報》工作的時候，幹的是電訊翻譯，後來受命編輯周刊《良夜》。這段時間我閱讀的大多是外國文學作品，也搞些小說翻譯。也許是因為在知識禁錮的國內呆了那麼長一段歲月，沒有機會閱讀外國文學，現在有機會只好努力惡補，狂讀外國文學作品，所以比較少去看香港本土作家的著作。直到我離開了《新晚報》，着手籌辦《開卷》雜誌，才發現自己苦於不認識多少香港的作家，我

只有向唐人嚴慶澍求救。

嚴老總聽了我的訴求，想了一陣，拍拍額頭說：「我想你應該去找侶倫，他的小說寫得很好，你可以請他為你的刊物寫一些東西，他是很能寫的，不過寫得不多，你會很喜歡他的文章的，他是個愛書之人。」

嚴老總這個人說幹就幹，當即放下手頭的工作，拉了我往外就跑，帶我到采風社去找侶倫。我把我介紹給侶倫後，就匆匆趕回報館工作去了。

我從前並沒有見過侶倫，在我的心目中，認定這個心儀已久的《無盡的愛》和《永久之歌》的作家，一定是個風流瀟灑、個頭高大的很帥氣的男子。見面之後才發現，原來他是個個子矮細的小老頭，跟我的想像絕對不相符。不過，他很熱情地支持我辦讀書刊物，一口應承為我寫稿。

過了兩天，他就親自送稿到我的辦公室，還很客氣地說：「如果能用就用，不合用就退回給我好了。」

他那篇文章是《一本過時的禁書》，我在《開卷》的創刊號上，為侶倫闢了一個欄目「書趣錄」，專門刊登他的文章。以後每一期都不必催稿，他都會準時親自送上門來，可見他說支持我並非虛言。他越寫越有興致，陸續寫來的稿子有《宮崎寅藏筆下的孫中山》、《琵琶詞侶詩畫集》、《消失了的稿件》、《三十年代文藝畫報》、《戰時·書與生活》、《六藝與文藝茶話圖》……

為了報答他的熱情支持，我每期雜誌一出爐，就第一時間親自送到采風社給他。我很抱歉地說：